一代一代做下去

张俊

塔克拉玛干，中国最大的沙漠，维吾尔语意为“进得去出不来”。沙漠深处，竖立着两句醒目的标语：“沙漠荒志向不荒，风沙大决心更大。”这两句话喊出了西北油田几代石油人的倔强。全国劳动模范毛谦明，就是他们之中一位响当当的发明家。

毛谦明是“油二代”。他的父亲是1978年从青海转战到塔克拉玛干的第一代石油人，那时候没有路，帐篷扎在沙窝子里，喝的是苦水，干的是拼命的活儿。那些苦日子后来都变成了传奇——沙漠里打出了油，油柱子喷上天，工人们欢呼的声音响彻云霄。那颗关于石油的种子，就这么在毛谦明心里悄悄埋下了。

让这颗种子破土的，是一本诗集。中学时，毛谦明在学校阅览室翻到《石油诗选》，第一首是艾青写的：“最荒凉的地方，却有最大的能量；最深的地层，喷涌最宝贵的溶液。”这几句诗像一把钥匙，打开了一个少年的心门。1990年，他报考了江苏石油技校；1994年毕业，21岁的毛谦明来到西北石油局井下作业大队，成了一名固井泵工。

在这里，他遇到了自己的入职师傅楚光英。有一次，楚师傅带他去维护机泵，递给他一把扳手，嘱咐道：“工具是工人的命根子，一定要心灵手巧地用好工具。”楚师傅又教他利用起子听判机泵运行情况：“如果音脆，正常；如果音闷，立马停机检查。”这些心得和技巧至今仍让毛谦明受用。

刚参加工作那几年，毛谦明不怎么爱说话，就爱琢磨。1998年，他发现固井用的水泥罐老出毛病——气囊胶皮老化，出气不均匀，水泥结块堵得死死的。别人绕着走，他却打着手电筒钻进罐里，猫着腰盯着看，一待就是大半天。最后他用透气性更好的硬帆布换掉胶皮，问题就这么解决了。那次小改造，让他得了人生第一个“五小发明”奖，奖金不多，但那种“我能让机器听话”的感觉，比什么都甜。

真正让他下定决心搞创新的，是一件让人心疼的事儿。有一天施工，一名工友被抽油机悬挂器夹住了手指，疼得脸都白了，仅救援就花了一个小时，但那根手指最终没能保住。那天晚上毛谦明翻来覆去睡不着，工友那张疼到扭曲的脸一直在眼前晃。他爬起来，坐在台灯下画图纸，一遍不行两遍，两遍不行十遍。后来他发明了悬绳器拨叉和传感器装卸工具，代替人手去安装测试仪器。从那以后，再没发生过类似的伤害。

“双带电机换向T型抽油机”让生产质效翻倍，“三级关断装置”让应急处置时间减少37分钟，“不压井更换光杆装置”提效降本数千万元……30年里，毛谦明完成了70余项创新成果，拥有35项国家专利，累计为企业创效超亿元。其间，他先后荣获全国劳动模范、全国五一劳动奖章等十余项国家级和省部级表彰。

毛谦明更了不起的地方，是让一代西北石油人学会了创新。

2011年，他带着16名高级技师、技师和高级工，搞了一个学习攻关小组，取了个接地气的名字叫“三毛工作站”。2014年，这个工作室被授予“全国示范性劳模创新工作室”。此后十年间，西北油田以它为“火种”，陆续成立了18个创新工作室——国家级1个、自治区级17个。300多项创新成果从这些工作室走向生产现场，创造效益数十亿元。

这些工作室在沙漠里星星点点地亮着。在大漠腹地的顺北油区，36岁的刘守朝带领团队把40公斤重的油嘴堵头改成了7.5公斤，原来两个人一小时才能干完的活儿，现在一个人10分钟搞定。何龙博士带着22名研究生组成的团队，先后54次试验堵剂配方，累计增油50多万吨，还让污泥“变废为宝”，一年省下上千万元处理费。吴登亮和杨国宏是毛谦明的老同学，一次聚会上听说他已经研发出30多项成果，两人深受启发，从此也走上了技改之路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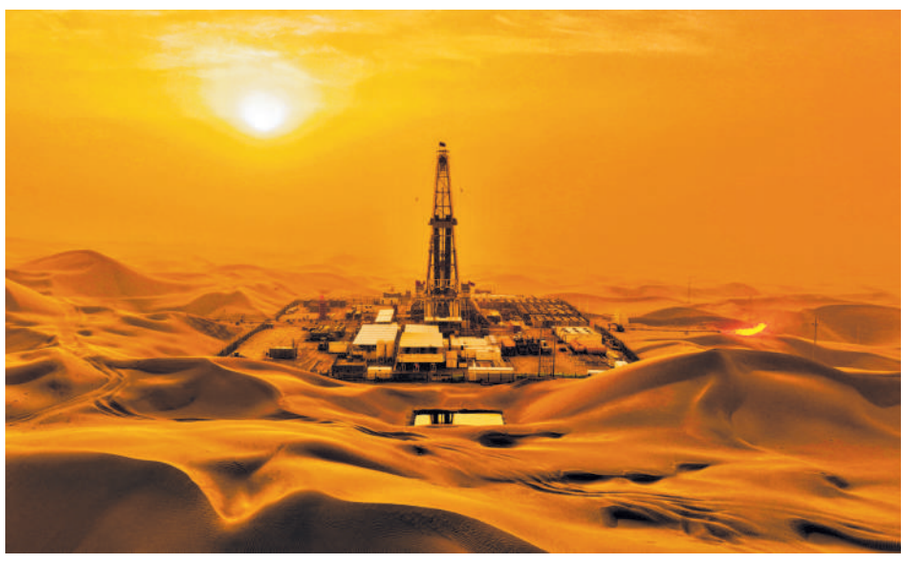
从一个人到一代人，从一个“三毛工作站”到18个工作室，再到整合成6个联合创新工作室——毛谦明点燃的那颗火种，已成燎原之势。

在徒弟们眼里，毛谦明是“大师”，但更是一个真诚、务实的师傅。他编教材、做课件、亲自授课，把自己的经验毫无保留地倒出来。他带出的徒弟里，15人获技师资格，9人获高级技师资格。其中，有位女徒弟罗雯媛，在一众男选手中脱颖而出，荣获新疆“工会杯”2025年班组长技能大赛铜奖。她提起师傅就说：“他教我的不仅是技术，更是对技术的钻劲。”

毛谦明连续6年担任国家级技能竞赛总教练，培养出19名国家和集团公司竞赛获奖选手，两次拿下国家竞赛团体一等奖。徒弟们的创新成果累计创效2000多万元，形成了“名师带高徒、高徒成名师”的良性循环。

今年50出头的毛谦明，办公室里挂着一幅字：“一辈子用心做好一件事。”他做到了，但他更希望的是，这件事能一代一代做下去。

他常给新来的年轻人讲起父亲的故事——沙漠里没有路，就推着车走；没有水，就喝苦水；井喷了，全都舍生忘死地冲上去抢险。他说，父亲那辈人是开路的人，他是赶路的人，而眼前的这些年轻人，是要把这条路修得更宽、更远的人。



编者按

一年一度的教师节，我们致敬讲台上的老师，也致敬另一种“师者”——他们不在校园，却在沙漠、车间、高空，口传心授、以身作则，完成最质朴的传承。师带徒，带的是手艺，更是心性、敬畏与担当。那些看似寻常的示范、叮嘱与放手，让技艺有了温度，也让精神有了来路与归处。愿这份薪火，一代一代传下去，生生不息。

在千钧起落之间

刘向晨

一名行业“大咖”应该是什么样的？当我看到王应库技能大师工作室的申报材料时，眼前一亮。这是一个如雷贯耳的名字，这是一位了不起的产业工人。作为起重工，从火电干到风电再干到核电，接连拿了7个全国冠军，把吊装队打造成了中国电建“工人先锋号”……在整个建筑行当里，起重工并不罕见，但能把起重干出名堂，将全行业荣誉集于一身的却凤毛麟角。

2007年，山东莱州，王应库所在的中电建核电公司首次承建风电工程，也是他第一次吊装风机。过去都是在项目厂区里吊设备，这次却是把履带吊开上了海岸线，第一次让他心里没了底，乱了头绪。他和工友们面对的是当时被业界称作“亚洲一号”的33号风机，要将65吨重的机舱吊装到122.5米的高空，谈何容易？吊装方案三易其稿，吊装机械人员逐项排查，在第一次与风机共舞的日子里，他在20天里暴瘦了8斤，才眼看着风机一节节“长大成人”。

技而优则赛，是产业工人队伍里的惯例。2010年，已是业界吊装“大拿”的王应库被推向了前台，组队参加在江苏徐州举办的首届全国吊装技能竞赛。当十几年的技艺修为在一场考试中被验证，王应库和他的工友们面临的是高考般的压力。两个月的魔鬼式训练，让他硬撑到比赛结束。当他端着冠军奖杯回到家，一口气睡了一天一夜。

2016年，已“功成名就”的王应库，在山西朔州遇到了他的小老乡，一个名叫杨茂发的小伙子，脑子灵光，干活麻利，是个干起重的料。短短3年，他便让杨茂发带上10多个人放手去干，独自承担电站锅炉系统的大件吊装。

刀在石上磨，人在事上练。敢把几百万、上千万的设备交给一个毛头小子，放手的底气，不在胆量，而在眼界。起重这门手艺，真正的传承，传的不是口诀，而是分寸；不是紧握不放，而是放心托举，在起落吊装间打磨心性，在实操磕碰中沉淀功底。

杨茂发说，刚“认师”时，师傅特意组了一个“饭局”。虽为技校出身，王应库却颇懂孔孟之道，第一次在徒弟面前化身“文化人”，娓娓道来“两道菜”的故事。

第一道菜是虎皮辣椒。辣椒辛辣刺激，燥热莽撞，非得用文火慢煸，皮皱下去，肉软下来，把那燥气逼出去，那股子生猛的青辣味渐渐散了，取而代之的是一股焦香味道。手要辣，眼要毒，但心得稳，守得住这一条，就能吃得了起重这碗饭。现在，杨茂发也带着自己的徒弟和团队，转战南北，漂泊四海，承揽吊装大件和起重机械安拆。

第二道菜是藕块排骨。鲜藕质地脆生，排骨自带肥腴，文火久煨，莲藕变得软糯通透，沁润排骨的醇厚；排骨褪去生腥，融入藕的清甜，愈发醇香紧实。藕承骨香，骨衬藕鲜，匠人与平台双向奔赴、彼此成就，才能沉淀出踏实深耕、争先创优的冠军文化。同样夺得过全国吊装冠军的杨茂发懂得，万般起落间，皆有来路和归处，再精湛的技艺、再平稳的举重若轻，都离不开坚实的臂架和稳固的基座。

干起重，要找准受力点，而人生需要看得见更远的天。49岁的王应库说，自己每天都在学习，正在为公司承建的首台核电站核岛主体工程吊装方案发起冲刺。33岁的杨茂发告诉我，未来的日子里注定漂泊，更广阔的世界等待着自己和工友去点亮……

20多年间，王应库带出了50多个徒弟，谁最省心，谁最操心，谁能独当一面，他如数家珍。他并不在意徒弟们谁当上了项目工程部主任，谁又成了项目机械公司经理或是安全总监，他最在意的是，这么多年来，他和他的徒弟们，那股好学认真的精气神一直没有丢。

他们是师徒，亦是“战友”，在数十米高空，在千钧起落之间，技艺相授，初心相接，完成操作手柄与指挥手势的传递，恰如当代产业工人的薪火相传，生生不息……

走进大地深处

方雪梅

一百米，两百米，五百米，七百米……

明竖井如一支锐利长箭，垂直插进群峦中的大地。井筒内，罐笼的钢铁躯体，载着我们向地底千米深处的矿井巷道急速下行。

站稳，抓紧扶栏。一股劲风从耳边呼呼掠过，皮肉上暑气的灼热感，突然被吹散，数秒之间，季节似乎按下了快进键，跑步进入了清秋。矿井中特有的润湿、微凉的空气，扑面而来。潮湿的井壁，飞快地向上闪过。罐笼内，灯光毛茸茸的，从头顶倾泻下来，柔和地披在我们的肩头。

这一次，众人驱车千里，从衡阳常宁到郴州桂阳，从娄底冷水江到怀化沅陵，奔赴水口山、宝山、锡矿山和辰州矿业四大百年老矿采风。一路上，听红色工运故事，走国家矿山公园，进生产车间基地，观智能控制中心，与工匠、劳模面对面……大家的心早已被矿山各种日新月异和“引人入胜”的惊喜填得满满当当了。

位于沅陵官庄群山环抱中的辰州矿业，是此行的压轴之处。东道主精心安排了“重头戏”，让我们到地下近千米的矿井去走走！

此刻，罐笼带风而行。

对矿井极其陌生的我，听到罐笼铰链拉扯摩擦发出的声响，心里竟有一种得偿所愿的欢欣，涟漪般一圈圈荡开。我们乘坐的罐笼，实际上是一台钢铁焊成的巨型升降机，上下两层，每层可以搭载30人；罐笼进出口是拇指粗的钢条栅栏，底部嵌着两根矿车轨道，工人下井升井，矿车开进开出，都是罐笼怀抱里的事。

罐笼的轰响声停息了，我们平稳抵达矿井985米深的地方。

走出罐笼，一眼看到的是整洁明亮的平巷，没有泥泞，没有呛人的尘烟。这里空间宽敞，足可让汽车畅行。平巷里，排着两列纵队，都在等待升井：一列是准备下班的工人，另一列是装满矿料的斗车。矿工们身板直立，精神头甚好，正在安静地排队等待，没有大声喧哗，没有争先恐后；矿帽下，也不再是一些黑乎乎的疲倦面容，而是一张张充满朝气的脸庞，有秀眼俊眉、文质彬彬的“眼镜”，有两腮圆润的“愣头青”，也有皮肤黝黑的“老大哥”。

看到矿工们眉宇间流露的从容自信的神情，有一种感人的东西，缓缓向我心里渗透。山是那个山，矿是那个矿，人却一茬茬越来越“青葱”，矿山职工的文化程度，也是“芝麻开花”，越来越高。在水口山有色金属公司采风时，就听东道主介绍过，近期矿上入职的30名年轻新员工，多是来自全国各地的大学本科生、研究生。宝山、锡矿山和辰州矿业的情形也大抵一样。这是今天的百年老矿建设“现代化智慧矿山”的人才底气。

“大家看咯，对面那位，就是我们井下一线的劳模呢……”

陪同我们下井的胡江华主任，从家乡常德来到沅陵，在辰州矿业工作多年，讲起矿山的点滴，如数家珍。他指着对面一个微笑着向我们点头示意的中年矿工说：“矿里很多劳模，都像他一样，是在生产一线兢兢业业工作、成长起来的……”

水口山、宝山、锡矿山和辰州矿业一样，不仅矿产丰富，也盛产劳模、工匠。此刻，我心里闪电般亮起一串劳动模范的名字：水口山的杨麦富、彭中华、李雪熙、钟辉；宝山的陆新华、唐要衡、钟勤；锡矿山的向贵吾、倪祖昕；辰州矿业的戴辉、刘互良、贺秋霖……无论是矿一代，还是矿二代、矿三代，他们身上都有种共同的基调，就是有着矿山人百折不挠的超凡意志力和奋发图强精神。

在近千米深的矿井里，在草木、溪流、稻田的下方，在太阳光和星光都无法到达的地方，我真切地感受到有光芒从他们的名字和故事中迸射出来。

沿着平巷，继续向纵深行走。

巷道上方，拱形灯箱上的红底黄字，标明我们所在的位置是“沃溪金锑矿明竖井42中段车场”。胡主任热情地向大家介绍：现在井下有了5G网络，巷道也根据地质条件，采用喷浆、预制砖、锚杆锚索等方式进行安全可靠的支护；地面智能控制中心的监控屏幕上，每个作业面有多少人在工作，下班后有谁没有上井，掌握得一清二楚，有效地消除了安全隐患……

巷道平坦，清风宜人。老作家梁瑞郴却在一处灯火通明的支巷——“千米井下党支部”前停下了脚步。眼前红色党旗、入党誓词、会议长桌、学习资料、钢管焊成的长条椅……让他的眼睛湿润了。曾经在涟邵矿务局工作过多年的他，肩披过矿山的风霜、枯荣，读得懂矿工眉眼中的惆怅、欢喜。此刻，面对老矿山的巨大变化，他忍住了眼泪，但心底那份浓稠深情，正在掀天揭地……

其实，我的心里，也同样风涛起伏。

出发前，我心里的“老矿”，就像晚霞中须发银白的布衣老者，从豪情如火的过往，蹒跚着走向了壮士暮年的时节。不料，一圈走下来，我才发现，这四座百年老矿，早就从尘烟四起、渣石堆垒、人事劳倦的旧状貌中抬起头脸，成为风神动人的矿业巨子了。且四个老矿，都以地理生态的草绿山青、坡岭葱郁，与前行路上的人才为本、科技为杖、智能牵引……颠覆了我对矿山传统而老旧的认知。

出井时，我们在罐笼里又遇到了一批井下工人。我照例点头、微笑，内心则敬意满满：中国矿业史，是无数矿山和矿工书写的，是他们在听不到雨声、闻不到花香，只有乌黑、灰青、土褐色的矿石相伴的大地深处，支撑起了每一粒文字，每一个章节。

地皮菜之味

谢华

快递小哥送来的是个鼓鼓的包裹，里面是一袋黑而皱的物品，很像紫菜。三姐打电话说，这是大姐和她到草甸子上捡的，让我尝尝儿时的味道。我拿起来嗅一嗅，有土腥味，也有干草的气息。这在我们东北叫地皮菜，江南人管它叫地衣菜。

小时候，家门外没多远就有块很大的草甸子。草甸子辽阔，绿意像是波浪一般向天际延展。夏季雨后的早晨，草叶上尚留有湿润的水痕，太阳一出来，地气所带的温热便开始上升，这时候大姐总要拿着柳条筐来叫我和三姐：“走哇，捡地皮菜去！”

那时我大概六七岁，到了草地就将鞋子脱下，赤着脚跟在三姐身后，草叶擦着小腿肚子，痒酥酥的。露水把裤脚弄湿，皮肤又沾着水汽，是凉丝丝的触感。三姐蹲下来、贴着地看，忽然发出一声喊：“这儿呢！”我立刻跑过去，发现草根附近、土隙之间正有东西生长，褐绿褐绿、肥嘟嘟的，像是小耳朵贴在地面。那就是地皮菜所特有的模样。

捡地皮菜必须要细致。蹲下身，用小木棍轻轻一抠，把根和土一起带出来，再将土抖掉，扔进筐中。我那时候哪能这么有耐心，我总是一把抓过去，不管泥、不挑草，统统塞到筐里去。

没过多久，捡完了大半筐的地皮菜，太阳也升高了，晒着后背，热烘烘的。我们提着筐子往家走，筐底用树叶垫着，地皮菜黏糊糊的，已结成块。到家以后，母亲把地皮菜倒进木盆，放在手压井水管下面，不断地冲洗。盆里的水马上变浑浊了，黑绿黑绿的。母亲把手伸进盆里不停地搅动，同时压井水继续冲洗。

母亲做的地皮菜最香。她将洗净的地皮菜用开水略焯一下，捞出来沥去水，切点蒜末，加一勺猪油，用大火快炒。地皮菜跳进油锅，发出刺啦的响声，蜷起来又渐渐松开，变得油亮、光润，蒜味一上场，全屋都染上那种野性的味道。若是和鸡蛋同炒，装到白瓷盘中，是种好看的搭配。配以新煮好的大碴子粥，呼噜呼噜喝下去，冒一层薄汗，真叫人舒服。

我从东北来到江南做事，至今已有7年多时间。有时去逛菜市场，也见有摊贩售卖地皮菜，将它泡在盆里以示新鲜，里面不含任何杂质，非常干净。当地人的叫法为地衣菜，说它是石上所生、下过雨之后才有的东西，但实际上市场上所见的地衣菜基本都是人工培植出来的。我曾买过一两次，但味道总是寡淡，不能断定到底缺少了什么，后来一想大概是缺少土腥感、没有沾过草屑、没有姐姐们搜寻地皮菜时的那番情景吧。

去年秋天我回了一趟东北老家。姐姐们现在都老了，头发已不复黑亮。我想走走从前熟悉的草甸子一类的地方，她们却说：“早没了，都作为工厂用地盖厂房了。”那块区域如今被整齐的红砖铁皮房占满，四周毫无空隙。我蹲下来仔细查看地面，原来松软的草地现在已变为坚硬的水泥地了，连一株野草都没有留下。那一刻，我的心中不免有些惆怅，好像某些宝贵的东西已成过去，无法再回来。

那天收到姐姐寄来的地皮菜，正好是晚饭时间。我用地皮菜做汤。担心里面有杂质，又冲洗了将近一小时。水开以后放几片姜，把地皮菜投入锅内，添蛋花、葱花及少许香油作料。汤煮好端上桌，正冒着热气，我舀起一勺尝了尝，所吃到的，是那种柔软、有青草与泥土气息的东西，顿时又想起儿时赤足跑草地的情景——裤脚沾了露水，三姐在那边招呼：“慢些，慢些，别把牛粪捡回来呀！”

窗外下着连绵不绝的雨，江南的夏天总是这样潮湿。此刻我慢慢用勺子舀汤，将有关泥土、有关青草、有关过去的情调一并带进嘴里、吞到肚中。地皮菜被舌尖舔软了，柔润如小块的故乡，不会太急地离开牙齿，不会轻易散入虚空之中。

带着它过日子

余树萍

确诊那天，我盯着诊断书上的“精神分裂症”五个字看了很久。之前半年，我一直被当作抑郁症在治，换了三种药都不见效，直到这次住院做了全面评估，医生才确定真正的病因。没有想象中的崩溃，反而有种谜底揭晓的释然——原来那些从早到晚在我耳边嘀咕的声音、那些总觉得有人在窗外盯着我的感觉，都不是真的，它们来自我大脑里某个出了故障的区域。

刚开始吃药的日子比生病本身还难熬。奥氮平让我一周重了八斤，思维像裹了湿棉花，白天昏昏沉沉，手抖得连水杯都端不稳。但幻听并没有马上消失，每到深夜，那个声音还是会准时出现，反复说“我没用”“拖累家人”，有时候甚至命令我把药扔掉。最绝望的一次，我把一星期的药全倒进了马桶，然后缩在墙角哭到天亮。第二天复诊，医生没有责备我，只是轻声说：“这不是你的错，我们换一种药试试，一片一片来，不急。”

后来我学会了一个笨办法——当那些声音响起来的时候，我不再拼命反抗，而是拿出手机用语音备忘录录下自己当时的感受，哪怕只是“又来了，很烦”这样一句话。录完之后，我会倒回去听一遍自己的声音，这能让我把“那个声音”和“我的真实想法”区分开。慢慢地，我发现那些幻听的内容大多是我白天最害怕的事情的变形——比如工作没做好、怕朋友疏远我。它们其实是我内心焦虑的扩音器，而不是什么鬼怪。

康复不是直线向上的。有一次我觉得状态很好，擅自减了半片药，结果第三天就出现严重的妄想，觉得邻居在密谋害我，吓得躲进衣柜不敢出来。那次之后，我再也不敢自作主张调药，每天用分装药盒严格按时吃。为了让自己有规律地生活，我强迫自己每天上午下楼走一圈，哪怕只在小区里绕五分钟。我还在阳台种了几盆薄荷，每天浇水的时候数一数新长了几片叶子。这些事听起来很幼稚，但在我连刷牙都没力气的那段日子，它们成了我活着的锚点。

家人也在慢慢改变。最初妈妈总小心翼翼地避开“病”字，说话轻声细语，反而让我更紧张。后来她不再那样了，有时会直接说：“今天药吃了吗？没吃的话我帮你倒水。”爸爸以前从不提我的病，有次喝醉后却红着眼眶说：“爸不懂这些，但你活着就好。”

去年春天我又复发过一次，因为换季，那个声音突然变大，连续一周睡不着。重新调整药物后，医生让我每天写“情绪记录”，不是写优美的句子，就记几点睡、几点醒、幻觉出现几次、大概内容是什么。翻看这些记录，我清晰地看到自己的起伏是有规律的，不再是不可预测的洪水猛兽。

第七年了，我依然每天吃两片药，偶尔还是会听到声音。但我不再为此恐慌，它们就像邻居装修时的电钻声——吵，但我知道它会停。我找到了一份兼职，每周去社区图书馆帮忙整理书籍。

这段经历让我明白，所谓的“治愈”不是把病彻底赶走，而是学会带着它过日子。就像我阳台上的薄荷，有几片叶子总被虫咬出洞，但它们照样长得绿油油的。我也会低落、会害怕，甚至偶尔还会想放弃，但我知道那只是情绪在波动，不等同于我的全部。

如果你也正在经历类似的黑暗，我想说：你可以慢一点，可以反复，可以需要帮助。不用逼自己“积极向上”，只要今天比昨天多吃了一顿饭、多下了一次楼，就已经很了不起了。那些让你痛苦的“不同”，是你用另一种方式活着。